

春
在
堂
詩
編

文章之事舉木以眩末因源以達委是惟無作作則不
期其工而天下之工者無以尙木之大者參天蔽日垂
蔭十畝而方春著花未嘗不旖旎焉水之木者包絡
川漑田千里而因風起瀾未嘗不淪漣焉觀水木而惟
旖旎淪漣之愛則興在盈盈沼沚者何異惟詩亦然古
之善爲詩者不於詩乎求也似儻之才英偉之識深博
無涯涘之學積而不已則以其餘溢而爲詩觸境而發
稱心而出無不曲折而奔赴斯時草木萬彙盡爲我機
杼風雲百怪皆入我鑪冶言其所欲言得其所獨得無
意爲詩而詩工豈與夫摘章續句分唐界宋者同日而

語哉德清俞蔭甫太史向在詞垣有聲及視學中州罷
歸僦居吳市鍵戶著書矻矻不倦所撰羣經平議闡發
故訓說經家以爲指南諸子平議屬稿未出學者延頸
企望余習聞太史名未獲數見今年春制府馬公延主
西湖詁經精舍乃得時相過從太史課士崇經術獎樸
學不徒尙詞章之美卽其所宗主者可知也一日偶出
所爲春在堂詩集示余余於學無所得風塵鞅掌詩又
不暇以爲其何足以知太史之詩哉然嘗論古作者之
旨則有在矣太史之詩寓新變於法度之中發神悟於
意象之表天才雋邁絕去吟哇驟讀之清奇秀拔若古

榦之疎峭而洪波之激盪也徐測所由則與余所謂觸
境而發稱心而出曲折奔赴萬象畢會者乃無不合是
豈猶夫世之爲詩者與太史襲官京師不嗜榮利蕭然
有山水志旣歸徜徉湖山壹意著述於名位起落一不
挂懷此其胸次夷曠過人絕遠固宜其詩超出埃壘而
世之僅以詩稱太史者猶未爲知言也校刻旣成輒書
所見相質是爲序

同治七年十月中浣湘鄉楊昌濬撰

乙卯編

春在堂詩編

德清俞樾

蘭陵菊花歌

道光乙未歲予年十有五卽侍大人讀書於南蘭陵主人海陽汪君樵鄰喜酒好客每至菊花時與客分題選韻有蘭陵菊社詩行於世予時亦有所作然皆不足存姑存此以志當時裙屐之樂云爾

秋風秋雨蘭陵城繞城菊花如雲平花農擔花入城賣萬家秋色肩頭輕殷勤折花向我道此花不如城外好士入朱門顏色低女藏金屋年華老東門城外竹籬笆

竹籬笆內老夫家諸君無事試過我與君徧看城東花
書生各有看花癖一枝短筇幾兩屐花農一見迎花閒
笑揀好花指向客城中愛花不惜花苦將新樣年年誇
根被鐵絲盤屈曲枝從瓷斗插橫斜幾人解看花真而
今來城外真花見一叢月下舞霓裳一叢風裏搖金綫
獨憐零落滿天星籬邊瘦影侵伶仃碩人黃裳豈不貴
妖冶不如尹與邢霓裳金綫及滿天星並菊名萬頃黃花看未足花
農招我坐茆屋自言抱甕作生涯纔了春蘭又秋菊蘭
陵城中年少郎爭選花枝竹客觴誰料老夫看已厭落
英歲歲春爲糧話久斜陽上城堞掬花贈我連枝葉歸

去不知滿袖香但驚飛滿黃蝴蝶

丁酉鄉試廨名副榜漫書數語

嫦娥愛惜月中桂乃煩玉斧分吳剛嗟我不才襲年少
得此已覺非所望食雞棄肋亦可惜捉虎持頭何敢當
畫工愛作不了樹美人喜爲半面妝獨念男兒恥遲暮
青雲努力爭先路他日終當傲沈嵇我亦月宮游兩度

梅花

紫萼紅千夢已闌天雨冷豔雪中看頗參遷史三分潔
也學郊詩一味寒清友林閒如爾少素交世上得人難
風流我笑明皇假不愛梅花愛牡丹

聞戒篇

辛丑八月海氛甚惡余僑寓仁和之臨平其地距尖
山海口百里而近議者以爲危聞見所及爲詩四章
題曰聞戒

衝颺海外起宿鳥林中飛吾家環堵室無事不敢扉昨
聞海氛惡出門問是非是時天戒寒雨後日色微傳呼
縣官來父老迎旌旗官言寇甚急一方如病靡止可守
鄉里去此將何依爾曹各努力學箸短後衣嗚呼三鎮
兵甲冑老生蟻一朝盡敗沒火伴歸者稀吾民素恇怯
豈足張兵威

不聞春爾糧不見治爾裝老幼一船載不知往何方皆
云寇且至安問梓與桑復有多田翁欲去憂田荒姑且
營菟裘一椽租山鄉那知山中地狐狸而豺狼有朝伏
莽起空爾囊與囊客自杭州來亦言如蜩螗十室九則
空存者心傍徨頓令數口內價高黃頭郎噫嘻此何象
平日真義黃

軍門下一檄爾民其偕來遂令草莽臣競拜御史臺周
生何黻黻

雲笈
孝廉

大吏曰爾才畀爾銀一流聊治酒一杯

爲我酌鄉里毋或生疑猜人各自爲守寇來何有哉長
掛讎大吏敢弗竭駑駘退而謀之衆衆皆癩如雷小市

言一
三
鑄劍戟健兒集興儻聚櫟夜數輩磨盾日幾回一笑語
諸公公等皆將材

我家烏山下尙有屋數間此邦旣諠闐不如歸故山艤
舟柴門外迎者雙白鷗室中舊木榻門上新銅鍔奴樵
山之麓婢釣篠之灣東家刈稻公西家采菱還是時新
穀入農務方就閒家家招食新村酒盛花蠻頗怪避地
客日日來敏闢已聞命召虎未見朝侯獮大息勿復道
吾其田閒跼

二喬觀兵書圖

長沙桓王美如玉轉鬪江東旗鼓肅同年公瑾亦翩翩

風流妙解尊前曲何來嬌女豔如花出自睢陽太傅家
一戰皖城齊解甲雙雙迎取七香車香車迎到紅絲繫
除卻獼兒誰與儷小妹絲蘿託護軍從今臣主稱僚壻
羽檄紛紜無日虛孫郎正讀左公書已知馬上非徒武
有道峨眉便不如不鈔司馬長門賦不寫班姬統扇句
閒來喜讀十三篇闔中手錄曹公注曹公當日負雄才
鄴下新營銅雀臺想見笙歌迎吉利春風諸舍一齊開
其中豈少春風面丞相惟將歌舞選轉眼西陵松柏高
分香賣履徒畱戀東吳女子獨英雄絮語能將兵法通
何怪蠓姬喜撰甲劉郎膽落贅吳宮迄今畱得丹青在

明眸皓齒儼相對休將蜀殿玉人誇未許魏宮瓊樹配
走也嶺崎磊落人披圖平視學劉楨勸君莫當真真喚
怕被君家樊素嗔

金少參遺印歌

公諱九陞字允納滁之全椒人明萬曆四十三年領
鄉薦過魏瑄祠不拜緣是黜崇禎初副南宮授棗陽
令會流寇蹂楚中公以護顯陵功擢南光祿大官署
正累以軍功晉階至布政司參議會推贛南巡撫病
不能赴逾年而有甲申之變以憂卒公六世孫曰望
欣者於市肆得公名印鐫金九陞印四字徧徵題詠

因爲之歌

劫火一燒盡土梗大官印綬可易餅此印護持有鬼神
不惟其物惟其人惟公生值明運否委鬼當頭壓天子
道旁敕建廡臣祠伏而拜者金與紫公時方與計吏偕
驅車過之不爲止五虎五彪競鬻人爾曹所恃冰山耳
冰山見峴果然消爭看新政思陵朝那知逆案定未久
中原盜起如牛毛幾輩腰間印如斗不能爲國殲羣醜
議勦議撫徒紛紛到處枯城愁不守而公飛鳧來棗陽
棗陽之固成金湯老熊高臥敵膽破脫兔突出軍容強
寇來欲過不敢過護陵功大非尋常自此崎嶇十餘載

公之宦迹彰彰在偶然推稅北新關一祠清惠畱遺愛
惜公負長材節鉞頒未逮解印歸來病已深坐看金甌
欲缺徒增慨一缺金甌不復完驚聞蛾賊滿長安鼎湖
龍去攀無及公亦飄然歸跨蓬山鸞公功洵足光日月
公名惜未登史冊不圖小印鐫公名二百餘年歸趙璧
嗚呼魏公笏重直臣公以忤璫斥非徒披逆鱗武衛僧
褒戰績公以護陵顯不僅推強敵寄語文孫好護持楚
弓復得誰爲之不見歲星降精化作祖龍璽迄今存否
無人知

箭豬

辛丑冬大雨雪德清鄉間忽來一物如豬而巨竊食
羊豕能激豪射人鄉人聚衆斃之莫知何物實卽箭
豬也因賦詩紀之

積雪沒至脰百獸山中藏不知是何物食我檻下羊伺
之物果至搖尾踰我牆謂貌頭不黑謂穀腰不黃謂獨
喙不短謂款尾不長但見毛毳然乃有尺半強其本白
而密其端黑有鉅一夫攘臂進頗思斧其吭不能制彼
命而反爲彼傷是物褊體豪有如萬鴛張旣異蜎毛細
更較豕鬣剛肌膚傷猶可而乃集于脰相顧盡失色失
色行踉蹌踉蹌走相告環環聚一鄉有竹縛狼筥無木

剝馬柳青石卽利鏃白楮皆長槍爾角我則拑爾鉤我
則鑲近者備其攻遠者防其颺是物失所恃負怒逾跳
踉始若戰沙虎繼若火林靡無何銳亦盡惟賸毛鬣鬣
驅以鐵鈗鉾繫以木倉琅父老扶杖看兒童磨刀忙遠
近齊來問乍見猶惇惇究之是何物有目皆如盲我讀
山海經偶出一語商竹山有豪豸復非狼能以豪
射人見者走且僵吳楚曰鸞豬茲土乃吳疆得毋卽此
物出爲居民殃又讀粵新語語較山經詳云此名箭豬
其生在南方借問始何物則在水中央旣非四足鮪又
非一脊鰓厥名曰泡魚不入羣魚倉生于南海中潮汐

樂洗洋鯤鵬有變化是亦物理常而何一變後徧體如
鍼芒乃知天生物怪哉不可量一編異物志安得云荒
唐吾詩非務博聊復搜枯腸萬事想當然且學蘇賢良
題沈東江先生手卷後

先生名謙字去矜仁和之臨平人明季諸生也此卷
五言詩四十首乃先生避兵寒山有髑髏觸舟感而
錄此今藏金君雨香家余得觀焉因題其後

東江有遺老蹤跡託垂綸自署東江漁者烽火驚殘劫飄零賸
此身小朝惟白版羣盜尙黃巾無限滄桑感高譌泣鬼

神

言一
一棹寒山路淒涼事怕論亂離將半世慘淡此孤村月
落黑無色燐飛青有痕潛行杜陵叟對此欲消魂
先生中夜起老淚滿衣裳袖裏新詩本人間古戰場一
箋和恨寫五字抵城長豈比窮途慟徒成阮藉狂
我亦東湖佳遲公二百年河山無涕淚文字有因緣遺
墨畱猶在佳城築尙堅何當一樽酒酌向夕陽天

擬宮詞

一人長門春復秋鐘聲愛聽景陽樓紅顏甘爲君王老
未肯題詩寄御溝

癸卯仲冬將有江右之行親串置酒爲別賦此奉

酬

自從罷作蘭陵遊伏處已閱三春秋貧賤依人不自主
怱怱催上西江舟諸君餞我酒一杯賤子自慙非酒魁
眼底且喜故人對眉顙聊博今朝開噫嘻人生離別鎮
常有百年豈便一株守健者當爲黃鵠飛鄙人合署馬
牛走聽唱陽關第四聲酒杯到手莫逡巡酒闌人散一
分手從此東西南北人

七里瀧

一灘兩灘灘灘高撐折千張萬張篙遊子驚起坐蓬底
無乃走入山之尻或絢爛如齊女繡或奇怪如楚匠匏

或勢嶙峋山骨凸或狀磊落石面顚旁列劍鋌山萬朶
中流衣帶水一條不必移以秦皇鐸頗能容得夏后橈
峰迎人起若無路恍隨峰轉仍通橈書生例有看山癖
那怕吹面風刁刁山中亦復有人迹崎嶇一徑橫山腰
頗疑有人出採藥又見有屋新誅茅所惜風利不得泊
麤履未躡南陽苞俯視此水亦清絕波瀾如索加以絢
戢戢魚或露白鬣磷磷石欲生紫藹世人畏見嚴先生
此下過者皆如逃那知世間佳山水良亦不願俗眼遭
誰與欲買此山隱吾兄不愧人中豪王甫兄去年自江
右與余書極言七
里灘之勝有築
字老此中之語人生束髮事名利何異牛馬居關牢卽

使百齡守簪笏未若半席分漁樵題詩并與山靈約佗
年築屋名雲巢

釣臺

大澤茫茫一釣綸空勞天子降蒲輪如何赤伏陳符者
也是當年同學人

白雲原

在釣臺西唐處
士方干隱處

福命生前薄文章死後靈想因雲太白不許便成青

徐偃王祠

朝發龍游縣小泊徐王祠云祀徐偃王舊有昌黎碑巖
巖姑蔑城荒荒大末墟誓生弔古意不禁爲長噫穆王

昔盤游萬里一日馳王乃竊仁義乘間起東陲三十六
諸侯以術牢籠之朱弓得既久白俄歸猶遲以此盜神
器豈曰非其時如何一戰後狼狽遂難支有筋無骨軀
徒餒鯢與鮪或云婦人仁豈有萬世規有衆不忍鬪王
死殊堪悲不知殺身慘良由舉事乖旣作東侯長當扶
西京衰曷不學蔡公微諷劇天詩而乃效后羿妄興窮
石師目僅可瞻馬安能揮熊羆祀旣百蟲絕身亦沉鷗
夷昌黎作此碑雖頌而實嗤徒與嬴秦氏仁暴爭銖鎰
捍禦一無有烝嘗夫豈宜如何千載下遺址猶未畝試
問穆天子誰與牲與犧豈非鵠蒼銜轉勝丹朱儀長謶

未及竟舟子催解維疾風打頭起如見來雲旗

灘行曲

天風蓬蓬吹上頭江水汨汨走下流十里五里作一束
三老失色長年愁長年衩衣立蓬底持篙終日身僵僵
旣憐重如挽牛弩更訝輕若盤蛇矛一灘纔過一灘又
灘聲化作風颼颼織成一幅光明錦拋出千點琉璃球
水中之石何磊磊飛湧日夜恣簸蹂直如山徑走犖确
豈復江面行夷猶長繩曳舟舟不動短篙撐舟舟仍留
竟須大力負之走入水學作吳兒泗南人乘船如騎馬
日月跳擲乾坤淨天公有意弄奇局乃於水底生贅瘤

移山那有夸娥子貸水更無監河侯即使舟輕似赤馬
何堪灘險如黃牛我以丁丑發桐廬始於庚辰至龍游
自庚迄癸又四日計程猶未過衢州黃頭郎旣絕有力
青髻婦亦工操舟而乃入險復出險迂迴不復能豫謀
殷勤酌酒勞僮僕勿言艱兀今番尤平生忠信頗自負
風波雖險何足憂再拚灘行四五日山中穩坐青竹兜
由三里灘坐小舟至常山

千山萬山裏築舟曲折來路餘三里近力仗一夫推舟
甚一夫深壑呼能應層巒到始開太行有盤谷未抵此
推之行紆迴

甘露謠

癸卯仲冬葬我先祖南莊府君自始斬板以迄于
封日有甘露降宰樹時樾已至江右 人人書來言
之敬爲謠曰

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冬甘露降于德清東門東門之
東何處得甘露于我先祖南莊府君墓是時正營馬
鬣封而乃震震日降墳前樹恭聞甘露軒轅之精或以
瑪瑙照或以琉璃盛吉雲之國遠難到天乳之星久不
明世間安得有露甘如飴美哉吾家一抔土乃是地之
搖山天之平圃不信但問墓大夫日日甘露自晨流到

平島乎吾家久住巾山陽一經世守兼農桑 南莊府
君挺奇質乃蓄道德能文章懷瑜握瑾必有光芒積善
累行必有休祥自非君子之澤流能長何以露華著樹
成瓊漿小子樾愚無識上願

國家翔麟集嘏千萬年下願吾家子孫永永食舊德

齊物詩

茫茫滄海幾生塵世事何勞苦認真仙佛終須隨劫盡
蚊虻也得逐年新

萬人如海浩無邊身作飄飄不繫船相守百年都是夢
偶同一飯莫非緣

休將憔悴感生平
眼底榮枯頗不驚
萬蠟高烧終是夜
一燈孤對也能明

莫與癡人細較量
吾生何處不徜徉
出門一步便爲遠
作客十年未是長

呼馬呼牛總此身
悠悠俗論未爲真
周公也有流言日
盜跖非無慕義人

忘機底事更疑猜
私智難將造化推
麟出何嘗皆是瑞
蜚生亦或不爲災

覆雨翻雲幻蜃樓
人生何處說恩讎
戲場亦有真歌泣
骨肉非無假應酬

處世休憑意氣雄須知事理總無窮輪蹄易徧九州內
足跡難周一室中

世間倚伏本相因何處屯烏喙毒徧能治病
馬肝美或竟傷人

讀經偶得

禮非自天降乃自人情生近情非其至此語使我驚及
讀曲禮篇而識禮之宏其飯手毋澤竝坐肱毋橫爲主
毋叱狗爲客毋絮羹入戶視必下登堂揚其聲大哉聖
人禮一一如人情惟其如人情萬世莫之異瑣屑諸儀
文已作芻狗棄乃知不近情轉非禮之至

天地一巨物有始必有終一十二萬年何異水流東水流不復返聖人憂其窮故以一需卦繼彼屯與蒙需有待之義勿遽言擴充上處苟未病何必深其宮腥食苟未厭何必尸其饗此義誰知之知者惟義農故其治天下不求赫赫功生不知不識死不樹不封文章與禮樂不及後世工人謂大缺陷我謂真英雄不飲過量酒不彎滿石弓惟其有未至是以可加隆極盛無以加必至大亂從月盈魄已見陽盛陰已鍾一日之有夜一年之有冬不畱其有餘天地無以供所以魯兩生無取叔孫通

六經皆可註不可註者詩詩人化爲土千古存其辭其辭雖可讀其義不可思卽如谷風篇云是棄婦爲而婦見棄故孔子不必知今欲求其解豈可空言治經渭何所指方舟何所施必其家庭事瑣屑皆得之而後此詩義明白無所疑不然詩雖存詩義終支離

論語首學而其教先自治繼之以爲政而後論所施孟子則不然所重在救時知言與養氣姑弗遽及斯先載齊與梁兩君問荅詞其於本末間似乎到置之尼山與鄒嶧同爲萬世師何敢妄擬議願爲深長思

孟子游齊梁初不言井田及遇滕世子始以此告焉故

知井田者一壤不復全齊梁兩大國壤地逾數千豈能
細擘畫使如三代前滕則最爾國小若彈丸圓地近制
易及人少法易傳姑爲小試之聊使根本堅介於齊楚
間或可旦夕延要其論王政豈在此幾幾後世大一統
地盡垓與颺而去聖人世則又千百年張子雖大儒未
若孟子賢乃謂治天下必以此爲先世雖不吾信吾志
終弗遷行當與學者共買地一阡畫之使爲井八家相
鉤連家塾夜橫經鄉飲朝開筵使知古可復所苦惟無
權吾昔讀至此未敢信其然一鄉與天下相去猶天淵
不見王荆公漸法乎自編施之於鄞縣鄞縣稱其便施

之於天下天下攻其偏

有物如蟾子而大能整人影夜數見之不知何物也賦詩惡之

唐堯天子且有蠍而况齷齪如吾徒夜深攜燈照四壁壁間有物形模糊大者如盤小者如盂六足蠢蠢雙掛蠃吾讀爾雅苦未熟爾雖有名無由呼獨念爾非踏影蠱又非蠓蛟與短狐杜伯之鈎斬父斧不過傷人肌與膚爾何螫人憤螫影燭奴燈婢其何辜嘗聞古有王山人能相人影分榮枯可知形影非二物豈堪與爾爲針奴世間儻有張三影坐教側目如愁胡吾欲滅燭學稽康

自覺悻悻非丈夫行步顧影學何晏畏首畏尾非良圖
不如置我天地中建木千尋影則無

記杭州近事時甲辰二月

二月丁未天初晴大風吹動杭州城黃沙四飛屋瓦走
空中疑有百萬兵風過滿城說異事天竺山中黑雲生
黑雲忽低紅光出紅光旋淡白光明白光走入西湖水
湖水從之空中行一株樟樹隨水起滿城枝葉飛縱橫
吾聞樟樹頗神異大者能與蛟龍爭得無神龍取水與
樹鬪但恨不知誰輸贏又越五日月之望麗譙初打蝦
蟆更居人望見馬坡巷黑煙滾滾吹如飈頗疑回祿降

聆遂萬夫走救鳴銅鉦那知風雨忽然至更兼硬雨如
彈抨雷公執椎左提鼓依依格格雌雄鳴競傳雷燒火
藥局局卽在馬坡巷風烟眯目都成盲霽後大官走馬看棟宇
盡失牆垣平城外觀者入城問誰家拔宅上玉京陰蚪
陽馬隨風起竟如廖廓翔鷺鵬又言風雨未起時先有
瑞氣空中呈蓮花一朵落城上誤喜佛至焚香迎烏乎
世間怪事乃有此當年一峰飛來安足驚鄙人作謔記
其事客有知者當吾賡方今幸逢
聖人卅無勞咄咄雙瞳瞠

玉山常平倉一大樟樹其形如龍蓋倉之神也因

樹爲屋以奉神根在屋後穴壁而出復穴南牖達
于庭中遂作勢而起高人雲表鱗鬣宛然每大風
雨柯葉扶搖而棟宇無損亦可異也作詩紀之

天上蒼龍宿何時下吟來七年培雨露百尺撼風雷
老嶙峋立根深屈曲栽之而藏室內突兀起庭隈宿霧
噴能活間雲捲盡開爪牙撐白日鱗甲劃青苔星落朝
揆頷霜高夜曝腮每當噓氣出常認作霖回旣恐垣牆
毀兼愁棟宇摧豈知翻巨浪初不動輕埃令我摩挲歎
難將造化猜秦祠尊怒特夏廟祖神能祀典隨人創天
池定爾催行當階尺木飛上列仙臺

記江右俗二首

子孫糧

子孫糧欲畱餘飯子孫嘗碗中粒粒白而長棄之不異
粃與糠雖有善飯廉將軍頗亦每飯不敢忘唐堯捐金
舜捐玉世間可寶惟五穀君看煙火千萬家所棄何啻
太倉粟邵公含飯哺兩兒不過聊救兒啼飢君子有穀
貽孫子區區一飯安足貽勸君鎗底畱焦飯一囊奉母
如陳遺

風龍樹

風龍樹風來何方去何處家家種樹名風龍天半枝柯

自翔翥吾聞龍耳與龍角其說相傳從郭璞後來顧法
論龍穴在堪輿家或米錯奈何以此求之風無乃捕風
風仍空松邪柏邪徒慙龍此間安得張尋龍佛言隨藍
風一起雖有大樹不足恃勸君種德如樹高自有清風
到孫子

寓齋前有梧桐一株不知誰何書其上曰和同樹
戲作一詩

李君九載此流寓種得梧桐招鳳住未識何時三鹿公
將來題作和同樹君不見天上河鼓號黃姑江中彭浪
稱彭郎又不見戴記慈良作子諒荀子誅賞成詩商在

言一
治忽爲來始滑音雖近而意則妨而肆赦爲內長文字
得半而誼則亡古來沿訛皆一律豈獨侍郎伏獵宰相
鑒而況同塵兼和光老氏之學勝于黃故知卿言亦復
佳正宜封植期無忘噫嘻人生呼馬呼牛尙不惡豈其
區區爭一木我欲喚爾觀與榮又恐世人爾雅讀未熟
不如妄聽且妄言莫笑盲心并盲目或如梧敗可借書
猶勝桐桐曾誤讀儻作家訓訓子孫當與白鐵樹同錄

夜發玉山

與丁是虎與是龍

與名過山龍與
丁名岷山虎

山石犖确一徑通萬

戶皆扁隻犬吠四山盡黑孤燈紅欲雷不雷電閃閃將

雨未雨雲濛濛螢明復滅燄似鬼鶴歎且笑聲如翁萬
衣受風凍起粟布被著霧寒生淞興丁興丁爾努力前
頭山寺鳴晨鐘

揭曉後謁房考韓厚庵先生知本巾第二有吹索
者遂置三十六歸興漫賦二詩

不作人間第二流卻來三十六天游身隨傀儡場中轉
文向麻沙板上留自笑拚飛黃鵠子誰憐醉易赤泉侯
敦槃尙忝宗盟長退舍中原未足羞

是科俞氏中式者
尚有六十二名俞

君庸謫九十三
名俞君璜故云

敢把科名比沈松也曾兩度到蟾宮鵲飛又退原無力

狐拏重埋也有功莫認我爲都瑀錄且呼兄作半英雄
王甫兄中癸卯榜第十八明年紫陌看花去三十六宮春已通

大霧發錢唐江

大霧漫空吹東西亂塗抹如絮一天飛如墨半江潑如
花開鬚鬆如塵起踔躑淅淅如水上上聲潮昏如日中上聲簞

翳余媿豹隱船頭坐披褐仰觀雲冥冥俯聽水濺濺不
知天宇寬彌覺江岸闊頗疑逢蚩尤欲煩帝降虓尙幸
風力佳蕭蕭起林末帆腹飽彭亨漿牙鳴撥刺豈惟客
愁破兼使詩情活須臾紅日來萬象又軒豁

馬沒村祖塢

去嚴州二十七里地名馬沒其俗十年一賽社神綵
棚六七坐相對演劇八九日乃止遠近來觀者延一
飯具酒肉日數千人以人之多寡占歲之豐歉余過
此適遇之因紀以詩

炊煙起共浮雲高萬夫競走山之岡山中隱隱鼓與鼙
雜以人語如秋濤有客爲我言此地洵樂土水處爲漁
蠻陸處爲牛戶十年一擊神祠鼓治地先平祿礪場分
曹競奏雲翹部客來醉飽不論錢有肉在簋飯在釜夜
深共數尊前籌今番人較前番浮一巫起舞羣巫詭言
神大歡喜錫爾無疆休縲絲絲滿簍積粟粟滿篝我聞

客言頗錯愕此舉可稱樂上樂海內雕勅非從前乃令
豪舉在村落日暮人散朱顏酡魚龍曼衍看如何待取
一十五年後小溪又聽迎神歌

小溪距此數十里亦有此會十五年始一舉

緯夫行

扁舟搖搖向西去大風滾滾從西來千搖萬兀不得上
一繩力挽聲如雷緯夫數輩負繩立驚濤漲衣衣盡溼
腳下不借雙草鞋頭上夫須一臺笠曉日初出雞子黃
蓬蓬飯飽起束裝江面羣舄去浩漭山頭衆蟻行微茫
爾其王濬水中龍爾其敖曹地上虎萬丈長牽繫口繩
百鈞重挽射潮弩冥濛霧氣山難分天風吹面面欲皺

安得仙家百花橋陵空直上如梯雲

上灘

千山萬山水直下勢如倒巨石扼其衝亂流怒欲齧遂
令平地間大聲起澎湃豪如鐘夜撞清如琴曉拊日中
走金蛇月下翻銀鵲勇哉黃頭郎健可挽七札一舟作
鼎扛一篙當山拔甚或立水底束腰健一棼力重千鰲
蟲身輕一鵝鵲我自發江干已閱晦明八每遇一灘來
相顧目屢眴頗怪造物者有意弄狡獪偏險過閭王磯
高勝羅刹安得起神禹來此更磨刮直須地形平乃得
水勢殺猶憶今年秋雨兩岸尚鳴蜩客枕蝶遽遽歸棹鴉

軋軋相去曾幾何又來聽霜鷄以視向所經其難更夏
夏未免悵薪勞且復歌泥滑當勝輦紅中間關走車羣
入徽河後四面皆山蒼翠萬狀復值雪後真奇觀

也偶拈大好二字爲韻作詩二首

昨夜灘聲中一枕恣酣臥曉聞邪許誼遙知險已過平
生看山癖不受寒威挫船頭風雪中久坐竟忘情愛此
萬疊山侶倩巧匠作一峰輕如飛一峰重如馱一峰坐
如偈一峰拜如笑偃蓋松千盤重臺連一座我舟隨之
轉迴環蟻走磨更喜山岬間雪花夜來大深處已白描
淺處尙紫邏當作畫圖看會使客愁破

自發錢唐江山無不好憶從去年來眼界頗一飽今
來此地看前者盡輿阜山下有人家完固類新造蠲鼓
嵌窗明蜃灰塗壁燥吾聞山中田種麥勝秔稻土厚雨
不傷泉深旱不稿春山剝竹胎秋山剝蕨腦際此雪晴
初縛帚定已掃樂哉此中人何異住蓬島倘能來卜居
豈不愜素抱無如朔風吹催上長安道

舟中三君子詩

三君子者舵也篙也繹也一之不具則無以行余嘉
其爲用不同而同力以濟有君子之德爲賦三君子
詩若帆之功出於天幸正如小人因時立功或有過

於君子時去卽委之去矣故不列云

舵

路當平處能持重勢到窮時妙轉移只惜功多人不見
艱難惟有後人知

篙

深山風雪鍊奇材入世偏工挽與推指點教人深處去
支持出我險中來

緯

挽起茫茫旣倒瀾旁人誤作繫援看但誇直上扶搖易
掛識居高汲引難

到新安贈汪蓮府

儉

鏡軒

兆哲

瞻園之芳

曉來寒意襲冠巾自整輕裝東水濱
不惜遠尋蒼耳路只緣中有素心人
蘭陵城外同探菊明聖湖邊共采莼
今日相逢雲海裏一樽定爲洗風塵

久擬來題瑞室銘幾年蹤跡竟如萍
兩番有約成團雪一夕無端到客星
路似熟游曾入夢語多脫畧爲忘形
此行看盡千山色不及諸君眼底青

贈孫蓮叔

殿齡

興公年少擅風華藉甚才名擬八叉
門外驕嘶金勒馬市中聚看壁人車
七擒不放歡場月九錫頻加得意花

言一
三二
媿我一鞭燕趙去相思天半望朱霞

古城巖觀魚

新安山水稱大好我今來遊苦不早名山都被凍雲封
欲往從之媿飛鳥主人招游古城巖一巖頗已兼衆妙
巖前有亭曰半亭亭下有水如帶繞水中戢戢魚千頭
轉覺朱公種尙少未容婪叟帶笊簍那許漁人脫袂袴
地禁捕魚投以香餌魚爭來人無機心物不擾安知其下無
蛟龍頭角養成人未曉倘令仙艾春來吞會見扶搖起
雲表更隨樵步登山巔滿山落葉無僧掃奇樹何從訪
夕陽山有大樹中空可容一人時未之見廢祠已見埋荒草有唐越國蒼公注華祠蒼

蒼暎色惟人歸凜凜寒風生樹杪歸來頽尾薦晶盤一
笑金尊又同例

萬歲山

相傳明太祖曾至此

漢皇登嵩山山中呼萬歲山神不解諛未免疑眞僞明
祖登茲山山名與之符不知空山裏曾效嵩呼無於今
山色青蒼蒼萬仞巨石千盤松眞人所到卽名勝雲氣
非復尋常同嗚呼三百年明祚畢崇禎十七外止有福
王一回首燕京萬壽山可憐龍馭徒蕭瑟豈若茲山掩
薜蘿千秋萬歲總嵯峨太平草木多佳氣莫問前朝事
若何

鍊心石弔金正希先生

蒼松偃蹇作龍吟，怪石橫空俯萬尋。
我輩驚垂二分足，先生苦鍊百年心。
山中草木英風在，江左君臣暮氣深。
填海補天無一濟，虞淵黯黯日先沈。

下水偶成

隱隱雷聲水下灘，問誰有力挽狂瀾。
百年風氣於今悟，一例文章到此難。
江面石如人磊落，磯邊鷺似客平安。
境逢順處須持重，說與艣郎仔細看。

水碓

每逢湍急處，水碓置中央。
佛法金輪大，仙人玉杵長。
勢

驚環轉疾聲訝磨旋忙不是漠陰叟機心未易忘

江行感舊圖

江行感舊圖者孫火竹孫

家球

感舊而作也丈少時

侍其尊人夢花大令宦游江西已而其叔祖相國文
靖公督兩江大令引嫌改就京職遂奉其父至金陵
節署丈昆弟均從焉後四十餘年丈復客江右感念
昔游繪圖紀之屬余題詩

江上青山千萬簇山下蒲帆千百幅中有欽奇磊落人
坐對江山一棖觸自言生小在西江官舍清閒對綺窗
祖父堂前黃髮二弟兄門內白眉雙爾時門第熱可炙

庭列鳬鐘戶聚戟公子花間駕綠車上公天上來黃鉞
一舟和石載歸裝白下雲山接渺茫節度旌旗候行李
亭公弩矢護風霜四十年來春寂寂春風重譜關山笛
記昔風流號璧人而今感慨摩銅狄勸公且勿感華顛
萬事雲煙過眼前但願堅牢仙不老江山重與結新緣

乙巳編

春在堂詩編一

德清俞樾

乙巳新正二日北上

屠蘇一杯酒飲罷卽天涯已迫端門試

時新例覆試

難遲計

吏偕長途佳伴共

謂馬謙香孝廉

望眼老親揩未識春風裏看

花願可諧

夜泊常州

毘陵城外路雲樹故依然一兩足暝色孤蓬撐暮煙人
家排水次燈火認隄邊記取舊游地重來已五年

自丹陽乘小車至京口

一夫力挽一夫推滑滑泥中曲折來最苦低昂行石上
隻輪碾起萬重雷

書生生小習江湖乍試輪轅膽未麤如此檣車卽騎馬
不知髀裏肉存無

揚子江

中原一壘自天開日夜波濤走怒雷千古英雄洶浪去
半江樛柳渡春來風從郭璞墳前打雲在焦仙洞口陪
莫笑欲登還未果此遊終擬補南回

時守風二日因雨
阻未及登金焦也

渡黃河作

一千七百一川水泡泡渾渾從天來華胥聖子不敢塞

石門千里憑空開出於敦薨注無達東流到海行紆迴
故道一失不可復河渠從古無良才鐵龍濬泥淤轉甚
石犀鎮水久亦頽繫余北轅過河上一宵露宿河之隈
竊思河山昆侖墟其勢定可吞埏埴何乃千里一曲直
如汞瀉地往復回必有太山當其衝約束河伯難爲灾
河圖龍象縱荒誕非等方士誇蓬萊一曲規山二精石
地肩地腹皆可推神禹龍門費穿鑿已令萬古驚奇佷
何如於此鑿混沌洪流放出如奔雷不入龍門走滄海
一綫直撼金銀臺中原從此失河患方梁石洫何有哉
我歌未竟復自笑渡河已聽黃頭催勿復妄言馮夷惱

須防爲祟如臺聯

登陶然亭

會得南華秋水意
吾心何處不陶然
況從牛馬風塵地
來認鳶魚活潑天
人到林泉皆伯鶴
車行蘆葦便如船
登臨何必輸濠濮
未信相逢是日邊

出都

欲訪蓬山未有因
不如歸采聖湖蘼
諸公飽拭看花眼
我輩閒留聽雨身
時與王甫兄俱
縱邇青雲能到客
豈無白首未來人
征衫莫道還依舊
添得銅駝陌上塵

崇真宮歌

興濟有崇真宮明宏治十五年爲皇后張氏建后卽
興濟縣人也今興濟縣已裁屬青縣而宮猶存余過
之因爲歌曰

興濟舊縣無垣墉巋然獨見崇真宮新雨洗來殿瓦綠
斜陽照出宮牆紅青松文梓已無色陰蚪陽馬仍陵風
其旁鳳蟲負碑立別蘇得字粗堪通大書宏治十五載
皇帝敕諭頒司空朕惟興濟百里地祥源福緒長秋鍾
爰命所司建祠宇用昭美報垂無窮想見新宮落成日
實與壇廟同尊崇大宮金紫拜階下小侯蟒玉陪庭中
那知世事一朝改繁華竟興浮雲同武宗卽世興邸入

大禮議起來張璪孝康已削聖母號延齡難保通侯封
生辰尙免百官賀此地固宜埋蒿蓬況今城郭亦非昔
是何規製猶恢宏鄙人作歌紀顛末以鞍爲几殊怱怱
但願畱作靈光殿佗年作賦煩羣公

項王墓

事去英雄此葬身千秋過者尙悲辛道旁氣壓秦皇帝
帳下情鍾虞美人已擲頭顱生贈客還畱魂魄死成神
彼蒼原借驅除力便道天亡也是真

柳下惠墓

直道世莫容三仕乃三已先生見其大去曹等一虜斥

之固無怨援之亦可止高視臧季輩直與蟻蠓似歸去
隱柳下守吾桑與梓遺直問鄰封嘉言登國史吾鼎吾
自愛怡然以沒齒爾此土一抔生王愍死士竊怪後來
人多未悟此旨屈子汨羅沈賈傅長沙死

夜發陰平

參橫斗轉夜冥冥車鐸郎當喚夢醒遠樹顛風猶未綠
遙山得月始能青問津野渡人難覓沽酒荒村戶尙扃
自笑征夫歸思急一宵未放馬蹄停

余家自甲申歲遷居臨平之史家埭余甫四齡耳
後又徙至今二十二年復遷居史埭舊屋則寅

兒亦四齡矣漫書四十字

故是童時地重來覺有情兒年同我小門戶侶前清暫
作鶯籠寄終輪燕壘成一椽猶未定何況此浮生

雨發錢唐江

纔了春明夢一場又來風雨渡錢唐迷濛雲氣沾衣溼
澎湃濤聲入枕涼山鳥侶窺前度客江神應識去年裝
只愁齒冷嚴夫子歲歲萍身爲底忙

余于釣臺下
往返五次矣

富陽

水複山迴到此收一城斗大壓江流遠連歙浦無平地
俯納胥濤亦上游漠漠寒煙籠雉堞荒荒落日起漁謳

山川形勝今猶昔不願重生孫仲謀

子陵魚

我思嚴夫子變化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歸臥青山中至
今山色青如皴山中無復羊裘人上有千尺百尺之高
臺下有一寸二寸之游鱗老饕一見笑不止咄咄子陵
竟在此素書不報侯司徒白水未忘漢天子桃花浪撲
漁人蓑其中戢戢千頭多秋來已作乾魚薨不知風味
還如何我愛此魚名字好客星化作魚星小幸無撥入
五侯鯖尊前尙恐狂奴膺

將至涪安有地曰響山潭舟人云方臘祖墓在焉

因紀以詩

自從歛浦來山重水更復盤鬱百餘里至此一小東深
藏蚩尤冢險壓黃巢谷惜哉佳山水乃以抔土辱我思
宣和閒朝局屢翻覆道君荒聲色媼和弄威福遄亡女
真熾國勢從此蹙是何東南盜更乃起相續宋江橫淮
徐方臘煽葵陸庸非天亡宋假手代之斲至今千餘載
桑田幾度綠豈此蓬顆地尙在茲山麓但訝峰巒奇峭
不受樵牧昂首試一呼應聲出山腹山神如有知聽客
一言祝但許雲雨興毋使龍蛇伏

重九日抵新安

下澤逍遙事未諧且攜琴劍客天涯田園雖好貧難守
霄漢無媒遠莫階生計依然資秃筆游蹤聊復任芒鞋
此來喜值重陽節獨把茱萸眼屢揩

呼猿歌

紀嶽俗

拙初世界徒茫茫問誰死作閻羅王況當

聖世么麼藏方殪野仲殲游光云何楚鬼越襪外更來
此來聽呼猿團團曉日人聲多萬夫廬走山之坡山坡
襍沓馬與羸神之來兮羣巫歌云此木居士目睥而腹
脰縱使蔣侯有骨在其奈叔寶無心何吾將爲爾執鬼
中吾將爲爾招鬼雄若有人兮披薜荔來從紂絕陰天

宮爾無驚悅西復東此腹空洞足爾容但願耳目明且
聰左傳右嘯無能蒙庶幾長錫一鄉福疥癩不作田禾
豐新鬼笑且呼舊鬼啼烏烏已憐混沌破行見神叢枯
魂兮歸來竟何處一盂麥飯墳前無噫嘻乎吾聞此俗
殊堪驚惟神正直斯聰明山鬼聊知一歲事寄之心腹
無乃輕吾詩且復記其俗由來傳訛無能更不見村氓
打社鼓去賽孫權蕭道成徽有土神曰孫蕭二帝相傳
元末人聚衆守鄉里明初以
土寇誅後人思其保障功爲立廟
後訛爲孫權蕭道成或云譌之也

蟋蟀歎

客有畜蟋蟀者風雪之夕晨起視之死矣移近爐火

得煖復活如是者已五六次余有感焉爲賦此篇

魯公僵臥手握拳可憐一死三千年不如箇子七日遊
帝所醒來尙記問鈞天李賀自誇天上樂白瑤宮遠歸
無緣不如歌女被召上天去清歌一曲還人間死生大
矣古所歎鳩摩神呪無從延嗟爾么麼何足道能回造
化天無權藉令蟋蟀修春秋不知滄海幾度成桑田平
生觀物有深慨竊疑真宰無乃偏獼狎已死吹復活馬
虵已斷續更全人生自謂金石堅一瞬不視殊堪憐縱
使仙人化鶴歸人民城郭徒茫然感此作歌寄太息幸
無謫入雍門絃

果然奇

先祖南莊府君毫而好學手抄書不下十餘種所用
筆曰果然奇其值止青蚨七而可書二萬字旣壞則
付工人治之又可萬餘字今閭之邑人不復知此筆
矣敬識以詩

果然奇筆一枝一枝入手雲煙馳世間智巧日日出誰
能奇更如此筆功高欲敵兔毫千價賤止須驚眼七先
祖手治南村廬桐帽棕鞋坐讀書一日手鈔五十紙至
今字字琳琅如鳥呼至今字字琳琅一枝筆有千丈
光何必豐狐與虎僕斑竹爲管珊爲牀所惜筆公竟無

冢只留一硯九鼎重請看石面願欲穿後人敢負讀書
種家有一硯亦先祖舊物磨久幾成穴矣

題戴氏三俊集後

三俊者戴琴莊孝廉

福謙

及其兄駿伯

芬

弟羹叔

範

兩茂才也三君竝有俊才不幸短命身後故人爲刻
其詩人各一卷題曰三俊集余與三君有中表之戚
又嘗請業於琴莊孝廉且與孝廉爲同年友覽其遺
詩恍如復而面三君之墓草宿矣區區身後之名傳
不傳與九原何有哉因漫書數語於其後蓋不僅爲
三君慨也

三株玉樹委蓬蒿幽怨空閉楚客騷殉爾微名一鼠首
較人福命九牛毛文無可賣如薪賤命竟難回比鐵牢
獨抱清琴真自誤世間多少鬱輪袍

丁未秋周雲笈下第歸寄詩慰之

今春送子游京華缺榜之衣深雍鞞燄光二丈在頭上
愁君燒殺長安花春風吹夢夢忽醒蹇驢席帽仍還家
手握蛇珠世不識子無一語旁人嗟男兒自有不朽事
勿與衆嫫同嘔啞纓冠束帶學拜跪如鳳在笄麟在胃
口作箚聲不成語我視其頰頰於戲世間名利豈不好
一骨投地萬犬齧不如歸掃子斗室左右圖史如排衙

佗人入室詭不識但見東東籤紅牙君坐其中細咀嚼
勝辟穀食餐晨赧不然春秋選佳日於山之麓溪之涯
沿溪釣月一竿簪入山采雲雙轡縹緲道逢熱客試問訊
何若款段紅塵拋歸來婦有一斗酒其肴惟何魚鼈蝦
上堂問母母曰善兒女繞膝來呼爹君於此時樂不樂
有如癢得麻姑爬鄰人十夜九此夢所苦有願囊無錢
獨坐千山萬山裏不覺心緒紛如麻安得一稜兩袂地
去與隣父同耕耨佗年有田不歸隱請卽此歌盟以猓

雨夜作

秋來一夜雨頗喜涼意足那知多田翁正待曬新穀乃

歎世間事未可以我卜同乎我所遭異乎我所欲而况
天地間茫茫萬億族杜鵑望北飛鷓鴣向南宿鷺沒鳬
則浮羊羣狗則獨裸蟲吾同類而意各有屬難將一人
心入此衆人腹不如置勿問問亦弗我告陸雲笑其笑
阮藉哭其哭

天當生好人地當生好物如何驚蟄後諸毒一時出土
中有黽鼃木中有蛄蝻蜈蚣如笋大蜣螂如筋直鼓翼
天蟲黃負殼天牛黑壁上長尾蠱溪邊短弧蜚生此竟
何爲徒爲人蠱蜚小齋一雨過咄咄來相逼窗外窓窸
聲燭之又不得先生付一笑吾性故坦率柳圈佩固無

竹筒貯亦弗爾姑爲所爲吾自適其適之蟲亦有知不
入吾之室待之以君子彼將自歛飭防其爲小人吾已
先偪仄

皎皎富家女妝成來堂前衫袖藕絲薄裙衩芙蓉鮮足
下紅錦鞵頭上黃金釧呵花豔貼鬢蜀葉紛垂肩光耀
射人目目已先無權嘖嘖作何語但道眞神仙齟齬與
攣耳彼固勿見焉貧家亦有女丰韻原翩翩布裙而椎
髻見者不復憐烏呼世間事大抵皆同然遂令不平者
起而問之天天公默不荅惟聞雨濺濺不如姑置之我
與我周旋是以窮巷女不賣鏡一奩是以窮巷士不舍

詩一篇

寒蠅

秋蠅凍欲死就暖來依人驅之去復集戀戀如相親
癡我亦癡癡語頗自真男兒方寸中要畱天地春解網
出窮鳥貸水甦枯鱗西風昨夜起吹而面欲皴可憐窮
鄉子敝衣若縣鶉寒衾夜無絮冷突朝有塵書生念及
此雙肩爲之聳不能庇一物媿此七尺身爾蠅獨何爲
依我不知貧蟲寒號益急雀凍飛益馴斯意絕可念拔
劍奚爲瞋獨念平生意豈止區區仁柰何困貧賤有志
無由伸寒僅足爾庇熱亦將人因作詩寄吾感蜚語同

悲辛

客有昔富而今貧者讀余詩而有感因以詩慰之
茫茫身世總堪哀萬日繁華付劫灰坐上酒闌人散去
牀頭金盡券飛來已知明月不常滿爲問春光何處回
領取南華齊物意窮愁詩卷莫輕開

張船山集有作家書望家書二題因各賦一首

作家書

貧士舊有例例與田園離書生亦有例例與妻孥宜况
我老母在固宜親盤匱勿克親盤匱何以慰母慈惟有一
紙書寫到更闌時家貧迫歲暮事事勞如絲如何一

詩十一
握管欲寫翻無詞首言客中樂次言歸有期不將眠食
累上費高堂思不將羈旅感下使家人知

望家書

老母年六十久謝筆與硯嬌兒甫六齡讀書未盈卷誰
爲報平安千里如覲而傳語親家翁

謂周雲笈

費君一斗麪

爲我作家書一字當一絹無如客山鄉又乏郵筒便飛
到雙鯉魚頓覺黃金賤開書省日月月圓已兩徧回首
望鄉山白雲有餘戀何當學少游歸去作羈掾

戊申春日發錢唐江舟子焚香祀神余適有感亦
揖而致詞

我於癸卯秋呼舟始過此聽水夜遲眠看雲晨早起江
山如有知此時定我喜及我再來游恩恩迫歲杪眼底
新安山夢裏長安道江山如有知此時定我笑長安居
不易重趁江邊船幼安仍白帽子敬猶青鹽江山如有
知此時定我憐而今年復年蕭然此書劍徒添三斗塵
已短二丈欲江山如有知此時定我厭偃僂揖江神爲
我語古人有宋謝晞髮有唐方補脣雲巢舊約在吾豈
終風塵

佗年築屋名雲巢余
初過七里灘時句也

新安舟次口占

布帆無恙又新安多謝東風送上灘天以雲山慰游子

我因奔走悔儒冠
春來晴雨真難料
客裏鶯花總倦看
寄語故園諸舊侶
莫將名利換漁竿

偶成

不成富貴不成仙
學作飄飄不繫船
傀儡姑隨人俯仰
轆轤自與我周旋
書因善忘宵猶看
身爲多問晝亦眠
飲水自家知冷暖
何須更寫衛生篇

年華袞袞去如雲
故紙堆中自策勳
無可驕人聊嚇鼠
未能忘物尙誅蚊
閉門已覺成高隱
開卷徒堪佐咫聞
不倚賣文爲活計
按頭筆硯竟須焚

壁鏡

壁鏡毒蟲也其狀如蟾子而大善吸人影余前於江
西見之曾賦一詩而不知其名新安亦有之名曰壁
鏡因復賦此

跂跂脈脈善緣壁謂非守宮卽蜥蜴攜燈照壁驚且呼
怪哉非鬼復非域主人爲我言是物名壁鏡魑魅爭光
已可虞罔兩問影能無病壁鏡壁鏡奈爾何卻背疾走
影愈多不圖羅鉗吉網外世更有此鏡新磨爾豈不聞
周公亦有影獨行獨寢無所慙爾若往螫之設官捕汝
如蝗蝻爾又不聞仲尼亦有影弟子謹避不敢履爾若
往螫之子路石磐壓汝死爾何不游鏡殿中媚娘含笑

看昌宗千影百影任爾飽苦口直與梁公同達摩面壁
坐兀兀其心已死不復活爾往吸彼壁間影此功不減
馬祖喝我本飯顆山頭太瘦生那能肥白如陳平骨人
不足供咀嚼況此瘦影何勞爭我爲爾言爾應省爾何
張目如蚱蜢爲爾作歌三太息嗟爾么麼伎倆未全逞
不見薏苡可與明珠同沙糖可與黃金等古來宵小中
傷人何必其人果有影

孫蓮叔贈雲霧茶賦謝

浮上仙人舊游處至今萬丈青芙蓉天梯石棧繚以曲
非雲非霧常濛濛朝聞木客嘯其上夜見山精游其中

人間煙火所不到雲噴霧泄皆神功
一剎抽出珠琲璫石罅青翠如蒲茸
茶丁欲采不得路導以鶴子從猿公
緣幢繩索僅得上十人提籠九則空
由來神物不多有何怪價與黃金同
故人贈我滿一簍雲花霧葉猶惺忪
嗟余塵容積斗許如墮五濁神懵懵
得此月團三百片快哉兩腋來清風
茶銚手拭翻自愧近來面目仍吳蒙

礫鼠行

一舉手一鼠死咄咄書生勇至此
一鼠死羣鼠號如訴無罪聲嘈嘈
鼠爾來前吾告汝故爾爲禮鼠吾不汝怒
爾爲隱鼠吾不汝顧何爲乎入我寢
升我牀顛到我衣

裳黠鼠之貪已無厭黠鼠之毒尤難防驂騑與騏驎捕
爾非所長孟賁自言勇搏爾反見傷鼠母前行鼠子後
卻行仄行如康莊噫嘻爾亦幸未逢張湯吾聞鼯鼠一
跳數尺高無端一蹙埋蓬蒿又聞鼯鼠自恃有五技一
朝技盡竟安恃碩鼠碩鼠聽我歌爾曹伎倆徒么麼啾
啾唧唧將如何海外鼠王國邈乎竟何許何不返爾所
乃向藥中處縱令白老睡不知自有銅丸來逐汝如不
信視此鼠

黃氏子詩

歙縣黃氏子名崇信九歲能詩文或試令屬對曰小

詩了了卽應聲曰元箸超超其慧可見佗日所至未
可量也因爲賦此

無雙今又屬黃童纔賦高軒句便工風慧居然珠在手
嬌姿想見玉臨風小時了了真堪羨元箸超超本不同
吳下阿蒙翻白媿近來頭腦大冬烘

鑒物篇

勿矜爾雄而耻人伍劉累豢龍梁鴛養虎勿倚人勢而
向人驕唐公房鼠燕真人貓朱門勿榮白屋勿醜鷓鴣
生鵬熊虎產狗同我勿親共我勿疎黜鼠啖鼠繫魚食
魚情受之天勿強其肖鷓鴣自啼鷓鴣自笑性之所適

勿求其兼杜鵑常北鷓鴣常南世界大千孰知其極崔
蛤迭遷蛇蛙互食世途反覆孰知其情狐爲女狀狼作
兒聲人之所賤忘其異衆蠻蚰伯龍駿驤伯鳳人之所
貴或亦恒流麒麟牛尾鳳皇雞頭謂莫予毒必有所燧
域聞驚沈虎見蝟伏謂不足數乃亦有工猥狗知雨乾
鵲知風不必同巢不必同穴打鴨驚鴛燒黿致鼈毋恃
頭角毋詡爪牙螭蟬鬪虎蚰蛆食蛇宇宙大矣不見有
餘有火中鼠有雪中蛆吾生寄耳何所不足蜺居鹿耳
蛸藏龜殼雖有百年百年可嗟中州一蝸滄海一蝦亦
有千秋千秋誰覺麝護其臍犀埋其角是以達人大小

都忘螳可稱虎蠅可名羊是以至人物我各適鳬沒鷺
浮蚤乾蟲漚

鬼

曲折迴廊獨自行微聞太息夜三更月明長嘯無人見
風過血腥何處生白日簾櫳惟鼠迹黃昏院落有龍聲
漫漫莫道何時且聽取晨鐘一杵鳴

怪

世間萬事總離奇博得流傳信復疑市上異人初過處
山中古佛忽靈時風雷慘淡五更雨榛莽荒蕪三尺碑
說與老儒渾不解諸公無乃妄言之

己酉春日寄王甫兄廣西

六千里外作征人五管雲山一葉身門戶艱難都仗婦

晨昏安否各思親敢云長揖能增重

時兄客鄭夢白撫部幕中

或者

遨遊勝守貧小錄驂鸞須手訂莫虛眼界此番新

光陰俱向客中過賸有閒門鎖薜蘿夢裏歸來輸我近

人間閱歷讓君多讀書歲月貧猶未作客生涯老奈何

莽莽蒼梧空悵望幾時聽雨共東坡

蓮叔招看牡丹卽席有作

名士傾城兩庶幾不先桃李鬪芳菲來從天上衆香國
披得人間一品衣林下山公原自貴楊家妃子本來肥

自憐寒瘦同郊島也戀穠芳未忍歸

又成一絕句

管領春風豈等閒珊珊仙骨下人間芳心當日分明甚
不媚金輪媚玉環

打標

我讀江南錄競渡曰打標借以習水戰不唱迎神謠何
哉新安俗乃與名相淆維四月之望伐鼓鳴笙苑森森
列蘭錡隱隱撞蒲牢良工製巨舸瑤楫而瓊艘羽蓋後
替麗采纛前飄颻有唐張睢陽正氣干雲霄卽今對遺
像凜凜寒生毛叱咤方良走睥睨游光消獨念南與雷

兩君人中豪面受城下箭指斷筵前刀城破等死義大

節皆無撓鬼豈有大小分別真徒勞

船中奉唐張睢陽以逐疫而以雷萬

春爲大王南霽雲爲小王神像大小因之

斜日落樹杪風起聲蕭蕭一夫負

之走來往如追逃須臾爆竹起驚走山中魑目眩五里

霧耳震三秋濤以此祓不祥何假刻與桃更剪紙五色

歷亂隨風飄黑者黑鴉軍白者白鷺翻或云事近戲無

乃同兒曹書生喜持論不肯前人剿方相箸周禮山鬼

豷楚騷張子起漢世鍾馗興唐朝何者非附會未可輕

訾謗吾鄉春賽社襍沓連昕符堂堂戴侯神秩祀陳羊

羔從之葉與柳俎豆同不祧

德清于清明日迎總管神其神有三一戴一葉一柳

均載縣志三社並時出火道羅旌旄雲車一瞬過火樹
而葉無考千枝高今我遠行役此會誰相招坐對異鄉樂徒令心
忉忉無才婉奪錦有句還拙毫未堪風土記聊當鄉音
操

女兒曲

無爲州鄉間有陳氏女許嫁城中季某女失怙恃依
叔母以居母故索重禮以難季欲居女爲奇貨女積
憂成疾至辛丑夏疾加劇女自度不起思一見季自
明而未得閒會就醫城中適與季遇相持而哭解香
囊贈季而氣已垂絕季負之行及稻孫樓竟卒亦可

悲也余客新安有從無爲來者言及其事因賦此
淒淒切切有女泣血問女何所悲嗚咽不能說 女兒
雖無父女兒自有夫女兒雖無母女兒自有姑昨日媒
氏來索彼一斛珠今日媒氏來索彼紅羅襦非索珠與
襦乃索郎所無噫嘻異哉乃索郎所無 朝亦哭暮亦
哭朝哭暮哭一病入骨女兒死耳何足悲所悲郎不知
行行且止女兒入市女兒非入市曰有醫在此女兒
非就醫冀郎一見耳天假之緣郎竟來前郎竟來前女
兒涕泗漣漣 解妾香囊繫君衣裳生不得入君之室
死猶得在君之旁妾不勝大願願君無傷 風蕭蕭日

冥冥淵魚深匿林鳥悲鳴女兒行不成步語不成聲蜚
蜚距虛負之而行嗚呼今日何日得君負之而行女兒
雖死死賢於生 我聞此事爲作此詩敬告儒林丈人
勿以苛禮責女兒女兒之志良可悲嗚呼女兒之志良
可悲敬告儒林丈人勿以苛禮責女兒

兩當軒集有何事不可爲詠史二首卽效其體

何事不可爲乃妄學堯舜功高國愈危權重主亦震九
錫書方來三讓表已定天子願避賢羣公競勸進太常
具禮儀太史奏瑞應於是高築壇威儀一何盛曰皇帝
臣某謹以元牡請神器無久曠天位宜早正臣敢執小

節而久稽大命乃召故君來朕命爾其聽庸建爾上公
往哉罔勿敬無何讓王薨仍以天子贈車駕自臨送震
悼若弗勝嗚呼將誰欺欺天天不信唐宋均爾爾吾無
責魏晉

何事不可爲乃妄學孔孟雕蟲楊子雲晚年忽自病太
玄擬周易法言擬魯論遂令文中子妄以聖自任門亦
四科分經亦六藝定黎丘僞可疑荆楚僭孰甚要是古
人拙事事若符印後世則不然其技又有進鑿空講理
學聚徒談性命漢唐盡吐棄佛老或借徑就中又區別
問學與德性小儒聞而慕支派日以盛語錄繁於經道

統尊於聖嗚呼諸先生所學非不正當思漆雕開吾斯
未能信

予來新安問字諸君日有至者而方言不同相對
無語戲作此詩

周客不知鼠楚人不識虎越客端宜作越吟魯人止可
鳴魯鼓縱煩宮女正後音偏有參軍愛蠻府須知齊傳
教齊言不若楚歌配楚舞無如作客來異鄉未免相對
成僞父人疑王導何乃洵我訝左慈遽如許欲言未言
先囁嚅伯解不解兩齟齬不如一笑付胡盧何必多言
徒譴謾君不見公羊作傳語則齊淮南箸書音則楚猶

勝一聲稜等登口作箏聲不成語

汪紫卿

芳慶

爲余畫一便面柳陰之下因山爲屋

一人危坐其中旁則積書如堵噫此境也非余所深願而不得者邪因爲長調以酬其意兼述所懷

傳一卷書勝千駟擁萬卷書如百城吾曹例有愛書癖
謂吾獨否非人情家貧棄書遂衣食目有所觸心怛怛
吾兄亦復有同嗜每遇書賈囊爲傾然脂煢寫數十卷
上者兩漢下則明書成畱與蠹魚飽短衣楚製萬里行
提書一袂付吾校誰其作者悅與宏王甫兄將之粵西
紀屬余而我來作新安客羔裘筍席今三更浮名浪竊
校定

如畫餅不足齒數真一僉諸君見我忝鄉賦疑於文字
三折肱拜手稽首稱弟子問其年齒吾所兄爲貧而仕
古且有况乃僅竊師儒名二十一史束高閣且與諸子
談朱程虛字律令吾粗曉設有謬誤能彈抨讀故人書
一太息無乃舍己爲人耕馬謙香書中語今觀君畫再太息此
吾素志何時成吾本烏巾山下住尙有先世雙柴荆三
硬蘆圩一稜地吾鄉地以若干畝爲一圩余家灣田數畝皆三硬蘆圩也厥性頗宜
長腰杭惜乎所居固湫隘田亦未足供粢盛佗年買田
更築室旁或益以樓三楹環植楊柳如君畫亦或不論
松與檉鑿池引水種菱芡襍以鷺鳴池中盈牛關豕笠

同細事苟有隙地皆宜營四時甘旨既無缺不速客至
兼可烹奴使耕田婢使織童子一二俱使令更蒔花木
及竹石風珠庶比田家清亭榭具體亦已足小橋當使
南北橫春秋佳日奉母出弱女扶杖嬌兒迎主人謝事
亦謝客冬衣鹿裘夏裸裎終朝閉戶坐一室惟聞戢戢
牙籤聲買書但不買語錄餘者皆可充書棚爾時吾兄
所手寫或者高與牀頭平弟兄白首相對讀旁人不識
忪且驚書巢老死亦無恨死便埋我先人塋再觀此畫
定一笑君有先見如楮生吾言及此三太息長抱鄙願
徒磳磳賣文日禿兔豪一家中依舊空瓶罍青山自在

不須買草堂資亦良非輕書空咄咄竟何益徒使鄉夢
宵來縈已矣置此勿復道流行坎止吾無爭

百歲婦詩

休甯上草市孫漢昭之妻生於乾隆己巳至道光戊
申壽百歲七月十四日其生日也至八月而卒家惟
一孫又甚貧遂湮沒不箸余甚惜焉因紀以詩

白髮青裙婦蓬門老此身壽難兼福命死已過生辰日
月

三朝永蠶鹽百歲貧瑤京歸去後誰爲勒貞珉

女蘿行

夫搖比翼之扇夏日分涼臥同功之縣冬宵共暖斯
固倡隨之樂抑亦脾合之常若乃巴寡婦之懷清齊
嬰兒之不嫁則已哀同黃鵠孤比青鸞然一則天上
姽婁本來有偶一則日南野女原是無夫從未有青
廬一面便了前緣而白髮孤燈仍稱偕老者也乃有
金屋名姝玉臺麗質春在汪倫之宅生共桃花雪深
明道之門來吟柳絮方謂赤繩繫就定諧伉儷之歡
誰知黃土搏來竟遇冥頑之物夫感終風而隕涕賦
茆菅而傷心此情雖人所難堪此恨猶世所時有乃
啞如豫讓既痼疾之難瘳而狂豈接輿又披猖之加

匪此則性非鹿豕難與同游嫁遂夫雞亦爲較勝者
矣然而女貞自矢婦順無違三十年怨耦方長不受
未亡之號九十日春光太短已甘獨活之名小姑元
是無郎使君居然有婦迨狂夫之柳望秋先零而貞
女之枝經冬尙茂守我閉房之記報君同穴之詩烏
呼其可感矣亦可敬矣名雖高于漆室事難達于蘭
臺因賦短章以存苦節女而不婦人休疑爲宋國伯
姬色卽是空我請證之維摩天女

青青女蘿枝乃附荆與棘女蘿雖無知女兒三太息妾
家慧山側日飲慧山泉梁谿清見底照妾雙嬋娟一朝

梁谿水送人去千里去去將何之千山萬山裏千山萬
山裏云是新安江女子固有行所悲在異邦異邦雖可
悲高門原不辱聘我明珠千先以雙白玉入門笙謠起
綺席猶未收坐客皆珠履騎奴盡綠幘入室屏幃開麝
茵鋪地密傳母玉搔頭侍兒金屈膝再拜見舅姑舅姑
顏色和新安江千里新婦勞如何回頭見娣姒娣姒各
色喜不必問采伴饑家皆築里斜睨睨兒夫兒夫麗且
都盛年十七八白晳未有須魚質被龍文問魚魚不識
癡骨裹妍皮好醜誰能測朝聞人有言兒夫生而瘠竟
如無舌蟲不能成聲音暮聞人有言兒夫生而癡飢飽

且不識菽麥安能知新婦始猶疑怪事那有此作者見
堂前翩翩佳公子新婦繼乃悲淚下如綆縻不恨妾夫
惡但恨生不諧青青女蘿枝乃附荆與棘女蘿雖無知
女兒三太息自此洗紅妝自此守空房連理三十載妾
身是女郎東家亦娶婦娶婦秋月圓秋月照帷闥其臥
蛩蛩鹽西家亦娶婦娶婦春風滿春風窺簾櫳同服黃
昏散女蘿附荆棘荆棘誰能親嫁女與狂夫百歲如路
人女蘿附荆棘終與荆棘守嫁女與狂夫原不狂夫負
秋月與春風年年自不同惟有一心人亮不渝始終始
終苟不渝何必其牀第誰與知妾心惟有梁溪水

蓮叔以詠古詩見示戲和四首

滄海君椎

始皇入海求蓬萊蓬萊仙人安在哉徐福一去不復返
滄海君獻力士椎異哉此力士非鬼復非仙是何名姓
終無傳當日海上鞭石石流血或卽此椎之力而非真
有神人鞭一椎擊三秦動十日索天下聳海內始知秦
可擊陳項紛紛起吠隴祖龍不死膽亦破不久便葬驪
山冢乃歎子房此舉非無功後人莫將成敗論智勇

禍正平鼓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平生眼底空無人乃爲老瞞

一擊鼓鼓聲一擊風蕭蕭坐中賓客寒生毛老瞞顏色
慘不樂鼓吏擊鼓聲愈高惜哉此鼓僅向鄴中擊請看
他日東風燒赤壁倘留此老在南軍戰鼓一聲飛霹靂
幸哉此鼓猶在建安年請看佗年寂寞西陵田倘煩此
老更一擊能無白骨寒重泉

李長吉錦囊

可憐齷齪子手提十囊五囊錢重若金印腰間縣一朝
囊破錢難穿不若吾輩囊中詩一囊詩抵千牟尼提囊
示人人不識但驚腹大如鴟夷嗚呼有唐三百載只有
詩堪愛劉郎珍惜一首詩竟有土囊壓其背當日曲江

諸少年例將皮袋隨身佩何如李家奚奴背上小錦囊
足抵人間多少金魚銀魚袋寄語千載學詩人莫與李
義山衣一例擗撻碎

樂昌公主鏡

瓊樹朝朝壁月暮君王正醉臺城路是何女子獨聰明
已知家國同朝露臨春結綺爭繁華興亡轉轂徒咨嗟
試問青谿橋下水何如玉樹庭中花鏡兮鏡兮儂與汝
爲命分得菱花剛半柄誰知蕭史竟相逢一笑重完當
日鏡鏡雖完璧已破倘逢金谷墜樓人應媿鏡中顏色
宛鏡雖破人尙完可憐花盡入宮後空向張仙圖上看

古意

馬如龍車如水將安之入吳市吳市輸一錢便得看西
子一人一錢十人千西子看殺誰云妍請君細看西子
而一人吳宮難得見

寓齋題壁

偶然投足莫非緣坐對明窗况四年庭下雖無書帶草
墨池餘瀋滿階前
土音雖解半難通相對都成囁嚅翁慙媿方言吾未箸
虛勞載酒過楊雄

何處新翻團扇歌金星入命近來多門生頗亦能吹笛

只惜吾非馬伏波

豈果神鍼出夜來筆花都到五更開經營慘淡燈光小
不是仙才是鬼才

汪紫卿出所藏木紙見示其實木也而薄如紙可
以受墨但不能卷耳云出東洋因乞其一而紀以

詩

紙非紙木非木此木無乃輪扁斲不然安得如紙薄其
廣四寸長踰尺其質雖脆色如玉不堪舒卷入詩筒亦
難裝潢成畫軸惟堪墨汁塗淋漓或其筆鋒峙卓犖形
製大小初無殊紋理縱橫尙相屬試問紙官固弗知卽

澱紙譜亦未錄其來遠自東洋東定與高麗紙同蓄吾
聞蔡侯始造紙樹膚麻頭非一族後人有意求新奇亦
或從宜更從俗吳人以繭楚以楮蜀人以麻閩以竹要
皆剝膚存其液蠶者使精生者熟彭彭魄魄水確春丁
丁置置布囊漉功從一寸二寸成力或千椎萬椎築何
如此紙出天然真乃不雕又不琢魯人削固無其勻楚
匠匏亦憂其縮吾儕日向故紙鑽以木爲紙見者訛乞
君一紙已足榮何必參軍滿百幅但慙木筆不開花孤
負銀光照吾目

紫卿又以兩燭見示乃明代物也亦賦一詩

不見前代人乃見前代燭其壽三百年望之已如木方
其造此時豈料至今畜成毀竟誰司堅牢惟爾獨膏雖
屯而光炷乃老不禿質細工雕鏤形方露圭角已免劫
灰紅莫學聖火綠不以明自煎千載定可卜

閉戶

閉戶先生倦出游惟將筆墨破羈愁隨人作計何妨頗
無佛稱尊亦可羞公擇書纔學鸚鵡庭堅詩恐類螭蚌
曹蜍李志皆千古莫問人閒弟幾流

伐蛟行

周官壺涿氏實掌除水蟲水蟲非一族而蛟尤其雄擊

鼓投石神不死更以壯粹貫象齒古人慮患何其周月
令伐蛟亦如此小儒讀之付一笑直謂古人游戲耳何
怪官吏多因循酒肉醉飽安知民輒云深山絕壑人不
到雖有蛟窟無從詢我來新安問田叟蛟之所生處處
有以龍爲父雉爲母遺種入地數千尺草木不生雪不
受惜乎強弓毒矢民間無不然剗割如屠狗一朝頭角
養已成飛上半天作龍吼今年久雨無時乾老蛟不肯
泥中蟠霹靂一聲裂山出遂令平地生驚湍吁噫乎老
蛟作計亦太劣何不山中守爾穴驅駕雷霆欲出山一
遇海潮化爲血

山中之蛟不耐鹹水
與海潮遇往往多死

偶感

自春徂夏雨還風芳信都歸冷淡中無奈名花心不死
明知風雨也須紅

閩浙中大水

憶昔歲辛丑大雪沒至肘老翁八九十驚詫得未有天
公好出奇無獨必有偶今年兩月雨海若不敢受遂令
平地水高可濡人首頗聞新安民水患固所狃老蛟一
掉尾萬室掃如帚游子見而歎猶謂故鄉否家書昨日
至不覺噤吾口書中何所云但道水太陡我家臨平湖
地不逾一畝誰知陋室中已可置敝筭襤襪驚登堂撥

刺魚窺鴈家人避它所故宅誰扞楸一僕一老嫗權拜
官閤守空堂網螭蚘汙泥定一斗區區家室計此猶在
所後顧念水漫漫已徧浙左右田疇旣被淹室廬亦見
蹂年荒穀價高盜賊挺而走已憂生計艱更恐癘氣厚
敬問諸巨公誰是迴瀾手我讀左氏書經義細分割一
尺雪爲大三日雨爲久若在今日觀此殊未爲咎吾年
未三十所見過魯叟白首話生平卽此可自負

六月三日丙子三十初度寄詩爲壽

蓬門寂寞酒誰沽自覺新詩未可無一歲遲生原外弟
十年苦守尚窮儒清閒轉得貧中味憔悴遙憐病後軀

只有嬌兒偏解事手攜弟妹拜醺醺

誰家夫婿擅風流寶馬香車作勝游我爲不才長落寞
卿緣何事亦窮愁屋嫌租貴謀移徙奴怨傭微聽上
堂上親衰兒輩小可知晨夕費綢繆

莫嫌門戶費支撐紙閣蘆簾氣味清配我書香皆福分
傲人銅臭是科名雖貧未識糟糠味因別彌增忙餽情
一事流傳三黨徧膝前兒女總聰明

不向紅窗共舉杯客中此夕倍低徊酒無可祝將詩祝
身未能回有夢回少小絲羅聯玉鏡幾時聲價重金臺
明年我亦剛三十曾否春風得意來

樂府體四章記江浙大水

水災歎

天公憤憤那有此竟遣十一龍治水雨師又不避甲子
遂令樂船可入市正月十一日遇辰爲十一龍治水土
船入市亦占諺君不見東南七千里田廬盡化爲汙渠
也今歲皆驗又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一怒欲灌淮與徐嗚呼噫嘻
民其魚

賑饑行

小口三大口六六文錢一合粟炊之爲糜不盈一掬何
況小口又減半雖易糠粃且未足昔時富戶今亦貧何

人爲具黔敖粥西風策策吹茅檐大口小口同聲哭

流民謠

不生不死流民來流民旣來何時回欲歸不可田汙萊
欲畱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風萬雨不借一廛
生者前行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處是樂土

米貴歌

錢六千米一石米一斗錢六百借問窮檐民何以度朝
夕市中米價日日增米不論斗止論升我欲辟穀嗟未
曾一飽之樂何可憑且寫魯公食粥帖歸問妻孥能不
能

余客新安與孫運叔交最深明年春將入都應禮部試因賦詩爲別

人生半面莫非緣何況論交近十年燈火正尋文字契
風霜又到別離天堅畱後約煩縣榻遙指前程盼箸鞭
卻恐長安居不易未行先贈辦裝錢

不才十載困風塵說名場閱歷身意氣自知難比昔
文章敢謂尙如人破荒科第殊非易啗肉神仙豈是真
小草木來無遠志聊酬良友與慈親

旅食新安四載餘微名贈我勝瓊琚詒癡市上詩成集
問字門前客駐車蟲伯壓油雖自苦士如畫餅不嫌虛

吾儕最是狂難及莫向悠悠計毀譽

卽今千里赴金臺敢謂游燕是郭隗有幸或能登一第
無成仍可訂重來青雲路遠雖難定白首盟堅總不灰
此去升沈何必問終須爲我洗尊壘

蓮叔將余所致書札裝成二冊聞之甚媿

寄書不獨報平安無限清狂在筆端一月須糊一斗麪
綠珠盆內幾曾乾

收拾都歸一卷裝只慙筆墨太頽唐書成總似恩恩寫
不識荆公有底忙

春在堂詩編二